

已是许久没有写下关于旅行的文字。今夜起意，终是要为这三月开始的旅行，寥寥记上几笔。

三月。从丽江动身，走滇藏线上拉萨，而后从青藏线前往新疆。这一路说是具体的目的其实也没有，只是某日看见街旁的樱花开了，想着春色正酣，总不甘蜷居一室，所以收拾起行囊出发。

既是因花起意，这一路索性寻芳而去。记得有一年的《中国国家地理》，做了一期西藏波密的专题，用的题目特别叫人印象深刻，乃是——“波密，桃花欲狂”。这个“狂”字深深刻入眼底，叫人心眼灼亮。我为着桃花，单写过一本《尚有桃花》，当真是以诗词为经，今古之事为纬，依然觉得，歌不尽桃花人世。

此番溯江而上，为桃花而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江一路宛转浩荡，碧波漾漾，但见春山染碧、山花猎猎。而那雪山沉静，日升而露，月暮而隐，不因人事变动而有半分动摇。

我在山上观落日，观赏天空的颜色变幻，从红霞漫天的肆意，转

到蜜蜡般的温暖，再到玫瑰紫的收敛。不过转瞬，云底会泛出极美的湖蓝色，天空变得像湖泊一样静谧。夜风清冷，感觉上湖蓝色渐渐凝固清透时，原先浅浅淡淡的月亮，终于变得白白亮亮。

终于在一天清晨寻到梦中的美

## 人间别久不成悲(之一)

安意如

景。那是在波密的嘎朗湖边，车行过，回头看见桃花林整片倒映在碧净的湖面上。

惊呼一声之后，即刻屏气凝神，湖面有两三只水鸟停栖，湖岸有狗穿梭而过，而迎着我们的车走过来的，是悠闲而纯良的牛群。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那一刻，我确信自己看见的是文字中古老的桃花源，年轻的纤尘不染的人间仙境——“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古人诚不欺我！

我在灵魂的故乡上奔走，看见

金色的太阳、白色的雪山，黑色的玛尼石、白色的佛塔。遇见笑容平和的乡人，却看见了繁荣深处还有贫瘠。

在南迦巴瓦脚下做了个很悲伤的梦，梦到我在废墟上寻找熟悉的人和地，因为自知徒劳而哭泣。

某种久远的孤独向我袭来。悲哀像洪水漫溢。这悲从中来，我自己也不能解释，或者是不想解释。我知道我是自虐。明明知道知物是人非，却一次次地回来，执着地想在它日渐改变的形貌上找寻昔日。

布宫，唯有看见布宫依然矗立在红山顶上我才心定。大昭寺，只有匍匐在大昭寺觉沃佛前，我才敢痛哭失声……

耀眼的眼光，化作眼前灼灼的酥油灯光。这众生的虔诚，难道终是化为虚无？

这心中的圣城啊！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来看你，除了一遍一遍口诵真言，除了用艰难的脚步，用想象中的身躯温暖你，我还能为你做什么？

我已不能为你做什么。梦中未比丹青见……人间别久不成悲……

儿子画的向日葵被张扬地贴在书房墙上，我陪他做作业和拉琴的时候会不时看到它，看到那棵因为已经生下向日葵宝宝所以就没有被画上葵花籽的向日葵妈妈。

他喜欢缠着我陪他做作业，听我给他解释关于“千”的概念。我告诉他所有的发明都是为了方便，比如数字的概念，因为要是很多的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数，就会很麻烦，所以呢，聪明人就

发明了撮堆儿数的办法，把一样数量的东西先都分成了好几堆，再数。比如“千”，人们发明“百”这个单位，先一百一百地撮好堆儿，再只要数十下不就是“千”了么。我问儿子有没有明白，他说他原来挺明白的，被我一说怎么就糊涂了！我想这大概就跟我搞不懂为什么向日葵妈妈生了向日葵宝宝就不能有葵花籽是一样的。

他拉琴的时候很容易跟自己较真，完整的曲子

稍有瑕疵就要重头再来。原先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还挺鼓励的，觉得似乎很认真的样子，比我那时候强。可是现在他练的曲子越来越长，每每突然因为一个停顿就重新开始，这让我觉得像是有人在唱：都瑞米发嗦啦，突然就停了，不唱下去了，你只得在心里扯起嗓子在后头接上：嘻都！才觉得一块儿石头算是落了地。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他拉到一半的曲子，我根本接不下去，所以心里的石头就一直这么吊着。暗暗地发现，其实小时候学琴时没跟自己太较真是对的，没准爸妈其实也早知道，只是身体力行实践着予人方便自己方便的真道理！

儿子急的时候脸会发红，脑门上沁出一层薄汗，映得面孔亮亮的、肉肉的。我在一边看着，就会忍不住要过去亲他，半蹲着守在边上，等他手里的弓子推上去的时候就凑过去在他脸上啄两口。他明显是嫌我烦，嘟囔着说我影响他拉琴，妨碍他练功。我只能在边上腆着脸解释：这个跟毛主席在城墙边读书是一样的道理。

读图时代，电子阅读成一时之风尚，网络、微博、微信……这样的情景，地铁车厢便是生动展示的一个“橱窗”。电子阅读风行的结果，一些年轻人对“慢阅读”、“深阅读”渐行渐远，过去曾经向往的经典名著，也在原先的阅读计划中“淡出”。

广西那项取题“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网络调查，虽然不能说有多大的权威性，但也不能无视其数据所反映的一定程度的现实。那些从“快阅读”、“浅阅读”中轻巧地获取信息快感的年轻人（不止于年轻人），渐渐习惯了如此的读图经验，满足于具有新鲜感的“知其然”，至于“所以然”，是未必有继续了解和探究的兴趣了。从“习惯成自然”中形成的“精神惰性”，不再接受阅读过程中需要费一点心思的《红楼梦》等经典作品，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世间有些事真是耐人寻味，过去所说的“少年不读红楼梦”，大抵缘于年长者担心年少者没有做好接触复杂人生情感经验的精神准备，而今的“死活读不下去”，则是年少者对于经典名著的自我拒绝。

现代电子产品为人类创造了许多福祉，“轻阅读”自由灵活的搜索功能，迅速便捷的信息路径，这些体现现代科技文明的创新成果，都是应该欢迎的。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享受“轻阅读”这类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对积累知识滋养精神品质有着绝对重要性的“慢阅读”、“深阅读”。

他看看我，摇头：你为什么不能是那本书而非得做那堵墙呢？我马上抗议：我哪里是那堵了，我是那些墙边吵来嚷去的人……

晚上时候他告诉我，班里的谁谁的妈妈生了一个小妹妹，“其实也蛮开心的。”儿子看看我，“我觉得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给你玩的话，我可能会

比较轻松。”儿子再看着我，“但是又有点担心，如果生个双胞胎就惨了。”我抬起听得心醉神迷的眼睛看看他，“为什么呢？生一次，得两个，赚了啊！”

儿子指着我不打一出来，“鸡一共才两条腿，我可以让一条鸡腿出来，但，你莫非想让我一条都没得吃？！”

钱就是升官，要不然就是彻底的薛蟠那一种。

我以为王蒙是说得对。年轻人一时读不下去经典名著也可以理解，不过希望他们记着王蒙老师的话，倘若日后果然遇到了没有读过李白《红楼梦》，更没有读过《百年孤独》、《尤里西斯》的“意中人”，在诸如赛诗会那样的场合，只能像薛蟠那样以“绣纺窜出个大马猴”这样的“诗语”糊弄一番，那么恐怕难堪的就不是你相中的那个现世宝了。

一个没有深度的民族是难有前途的。在接受“缩略文化”便捷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其局限，从而作出科学全面的考量和安排，是十分要紧的。

沈扬

慰的信息。比方说，青少年中钟情经典文学名著的仍然不乏其人。那位创作了《蒋公的面子》话剧的女大学生温方伊，不但熟读红楼水浒，家中珍藏多部清朝、民国时期解读、批注《红楼梦》的图书，也一概读得津津有味。再比方说暑期之中，有关的文化、青年部门倡导青少年读100本优秀图

书；一些学校举办经典作品的阅读和交流活动；媒体之上，也有了专家、老师以阅读引导为主旨的座谈等等。这些体现社会理性良知的倡导活动，对于形成健康、全面的学习风尚，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类事情的经常化，普及化，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王蒙先生近时在一所大学作了题为“青年和文学”的讲座，其间说了这么一段话：“不同的文学修养造就不同的人格、趣味和层次。当爱情没有了文学的美化和引导，爱情就会变得堕落，变得动物化，商业化。有点文学修养总会好得多。”王先生对着在座的女学生加重语气说，如果你们的男朋友连李白、《红楼梦》都没有看过，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他脑子里（可能）不是

沈扬



悠闲(剪纸) 李守白作

为电影《稻奋先生》筹拍合作事出差上海，住陕西南路的城市酒店。那天中午工作餐在一家面馆吃面，面条品相的精致，汤的鲜美，牛腩、小排、雪菜等配菜佐料的味美可口，引发了我们评说上海人对饮食讲究的话题，以至延伸到上海人生活文化的特点。

人活在上头一件大事就是生活，吃、住、穿、行缺一不可。生活就是日子，生活态度，也就是过日子的态度。日子历来有两种过法：一是过，一是混。“过”有“过”的文化，“混”也是“混”的文化。“过”，对日子比较讲究，很精细，千方百计把日子过出滋味来；“混”，对日子比较马虎，只是打发日子，日子过得简单粗疏。

上海人的日子显然是“过”。我们没说上海的自然风光，也没议上海的都市繁华，没提上海人的投资经营，也没讲上海人的消费人生，只就陕西南路这上海的一隅，发觉了上海人的文化自觉。

陕西南路没有特别耀眼的现代建筑，马路也不宽，行车对错必须减速慢行。我们住的酒店对面的马勒别墅倒是颇有名气。别墅由几幢欧式小楼组成，院子并不大，但造型的独特，环境的优美，有别于中国的建筑，标示着法式建筑的独特风格。除此之外，陕西南路似乎是一条上海极普通的街道。但就是这条极普通的街道和极平常的市容，却让我们从各个角落、一些生活的细点滴，感受到了上海国际大都市不同凡响的生活文化，领略到上海人文化的底蕴与内涵。

街道虽然狭窄，但街两边的法国梧桐碧绿成荫、街面整洁无尘，沿街两边各式小店装饰高雅、室内灯饰明亮，给人以特别幽静、清新、舒适的感受，如同漫步在西欧异国的街头。沿街的小店，店面都不大，几十平米、甚至十来平米，但店里的陈设、灯饰、模特和服饰摆放，一点都不会让你感觉它狭小。店小却灯光璀璨明亮，摆设高雅考究，

妈妈住在上海市松江社会福利院，我去看她时，不止一次见到她在看一张两面打印的纸，有时还在上面勾划，原来这是一周的菜单。每到填单日，由护理人员给大家勾选，收起将各人的选择输入电脑后，再发回给老人。

菜单发回来，这是很贴心的。年纪大了，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开饭时会捉摸，我定的是这个菜吗；有时使劲想，也想不起明天定的什么；邻桌老人的菜蛮好的，以后我也来一份；家属来探望时间起伙食，怎样方便地回答，等等，发回来的菜单就起大作用了。

好，我们来晒一下。早餐不详说，水煮鸡蛋、馒头、包子、油条糖糕、粽子蛋糕，应有尽有，而午餐和晚

餐，至少各8种选择，其中许多菜还都是两种以上食材的搭配。单说粥，就有肉糜、鸡肉、虾肉、菜泥、胡萝卜、冬瓜、皮蛋、血糯、玉米、什锦，多种搭配；还有菜肉馄饨（4角一只）、炒面炒米线、肉糜酱油菜饭。

荤菜举例，有蒸酱油鸭、红烧黄豆猪肉、毛豆淡腌鱼（均4元以下）、银鱼炒蛋（8元）、蒜子鳝筒（18元）；蔬菜有雪菜麻糊、豆腐酥、炒老黄瓜、榨菜茭白、紫角叶（均2元以下）。妈妈特别夸赞的，则有3元8的酱鸭腿、5元5的东坡肉，都是烧

得酥烂，值得“订几份带回家”（菜是可以外带的，预定即可）。

不少菜名的边上打着小三角，那是糖尿病人饮食。还有特别的，是菜单上印着编制人的姓名，想必是大师傅，或是管理员，署个名既宣示了“知识产权”，也保证菜品会如实送上，不会像大酒店那样，费神点了一道，来个小姐笑嘻嘻地说“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说起大酒店，菜单五花八门，但不管做得像委折、账本，还是像屏风、折扇，都是为了使食客们嘴吃得畅快，钱花得潇洒；而这福利院的菜单，A4纸一张，只为老人吃得丰富、健康、舒服、节俭，精心编制，还发回备查，真是贴心到家。

用过的菜单，后来发现竟是探望者吞吞吐吐想索要的。妈妈积攒着，隔段时间分给我们兄弟姐妹，用她的话说，在家想不出烧什么菜时，可以参考。厨艺不差的我，还真的按单烧过几道菜呢。

边看边聊

今宵灯谜

户枢极度不灵活 (舞台剧)  
昨日谜面:关注股票,忘了用餐(三字沪语)  
谜底:炒冷饭  
(注:别解为“炒股冷落”了饭食)

七夕会  
时尚感觉

服饰的款式、做工、颜色，精致到可与品牌店相媲美。一个一个小店紧挨相邻，彼此间风格各异。即便同是服装店，从装修到衣物品牌，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哪怕是一个小首饰店，也不是以品种琳琅满目为特色，而是以精致和摆放别致吸引顾客眼球。

路边的小餐馆，哪怕是低于地面的半地下室，里面照样灯光耀眼，餐桌小巧得仅几十厘米见方，但干净整洁的桌子和地面让人倍感舒适。座无虚席，相互间却毫不干扰，说话声仅说者与听者听到，反显得异常幽静。

不论店大店小，没一家出摊售货，连自己的店门上也绝不挂放商品。听不到一家叫卖招徕顾客，迎接进店客人的只有微笑、点头，或问候。

商店与居民住宅庭院相间相嵌。第一感受是一条条弄堂和一排排民房前公共通道像是每天都在用清水冲刷，更见有杂物乱放。一个弄堂、一条公共通道能保持到如此环境，不是一家、一人所能做到，必须是家家、人人有这份心愿和自觉方能维护。

这里居民住的都是两层小楼，家家都有一个小院，栽着各自喜爱的花木，家家各有风景。有家靠街边的人家，小院子里放置一张石桌，两边备有木椅，可以在树荫下品茶看书、对弈聊天，那份悠闲真让人羡慕。他家连喝完的空啤酒瓶也不随意乱放，而是靠窗下用不同色的瓶子摆出图案，空啤酒瓶也成了风景线。

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很有品位。这里没看到乱扔垃圾、乱泼脏水；这里也没看到街头地摊和随处叫卖；这里也没看到遍地的小广告，这里更没看到随地吐痰、吵骂和斗殴。

人生只有一次，日子该过不该混，小康不只是有钱、有吃、有住、有穿，更需要提高生活的品位、档次和质量。

黄国荣

晒菜单

凌启渝

边看边聊

今宵灯谜

户枢极度不灵活 (舞台剧)  
昨日谜面:关注股票,忘了用餐(三字沪语)  
谜底:炒冷饭  
(注:别解为“炒股冷落”了饭食)

边看边聊

今宵灯谜

户枢极度不灵活 (舞台剧)  
昨日谜面:关注股票,忘了用餐(三字沪语)  
谜底:炒冷饭  
(注:别解为“炒股冷落”了饭食)

边看边聊

今宵灯谜